

回首漫漫來時路： 細說歷史長河中的十八尖山

范明煥

論文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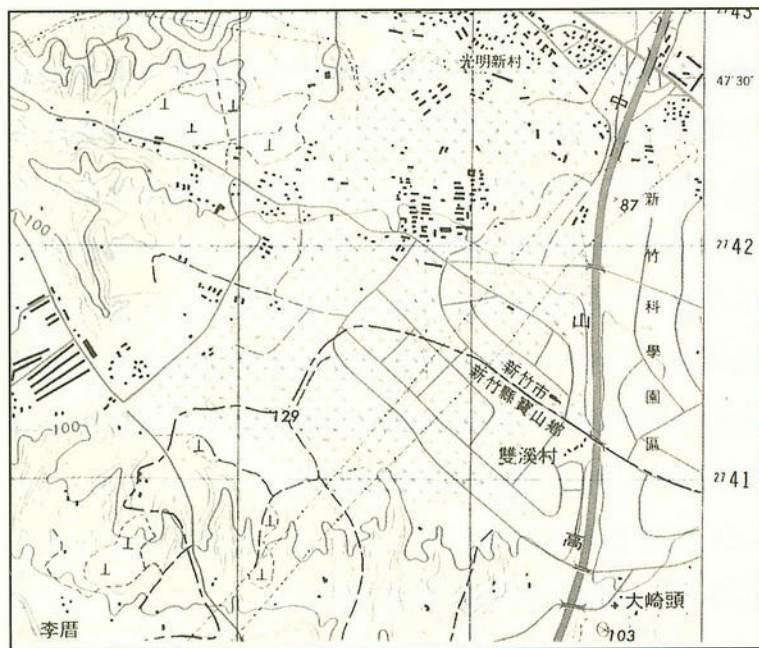
位於新竹市東南隅的十八尖山，因連峰十八，翠若列屏而得名，號稱是新竹市的「陽明山」。十八尖山的歷史就是代表本地一段歷史演進的軌跡；也是多少「青青子衿」昔日值得珍惜的一段黃金歲月與年少時的戀戀深情。

在漢人大量入墾新竹前，十八尖山在原住民竹塹社的地名中已不知其原名為何，但可以確定的是它是竹塹社的鹿場之一，十八尖山同時也見證了幾次歷史事件。康熙五十年左右，以王世傑為首的漢族拓墾集團大舉入墾竹塹埔（新竹平原），很快的，做為鹿場的十八尖山資源逐漸枯竭而「今年得鹿實無幾」。

雍正十一年，漢人在竹塹三台山下以刺竹圍城，可見當時的十八尖山尚稱為三台山，乾隆二十六年，做為漢、「番」界線的土牛溝，通過十八尖山後坡。到了清朝中葉道光年間以後，十八尖山又成為庶民百姓的義塚，其十八尖山的名稱要到同治年間始見諸史冊。光緒二十一年乙未台之役，此處又成為日軍及義軍攻防劇烈的戰場。

大正十三年，官民合同建立了十八尖山之東山公園，到了二次大戰末期，十八尖山又被經營成防空要塞而閒人勿近。台灣光復後，十八尖山仍被建設為森林公園，而山腳下各級學校及研究單位的先後建立，又使十八尖山腳下成為一新興文教區，且十八尖山的諸多山洞若詳加調查及規劃，除原先是市民運動休閒的功能外，亦可多一「山洞之旅」的主題性規劃，可增加其休閒旅遊及歷史價值。

一、前言：



現在的十八尖山，您找到了嗎？

本市第二高峰，因連峰十八，翠若列屏，故名十八尖山，距離新竹火車站約一點六公里，環山步行，約有七、八公里，平均坡度為百分之四十，現為新竹市第一號公園，面積有三點九六公頃²是市民運動、踏青、休閒的最佳去處，有新竹市之陽明山的美稱。(如圖一)

回首漫漫來時路，歷史長河中的十八尖山最早本是道卡斯族竹塹社「年年捕鹿丘陵比」的鹿場³。漢人來了以後，十八尖山又先後成為「學宮之案山」、「義冢」、「兵家必爭之戰場」、「森林公園」「軍事基地」今則秀靈奧區，人文薈萃，山麓學校與研究機構林立，先後設有新竹中學、新竹高商、建華國中、培英國中、交通大學、清華大學、食品研究所、工業技術研究所等，是本市最聚集的文教區。

1 陳國川，《新竹市志》，〈地理篇〉，新竹市，新竹市府。民國85.3 p64

2 新竹縣文獻會《新竹文獻會通訊》第0一七號，新竹縣文獻委員會。民國43.12.30 p32

3 阮蔡文，《竹塹》詩，收入《淡水廳志》，台灣文獻叢刊第一七二號，台北台銀經濟研究室。P343

就由於十八尖山進入漢人文字的歷史記載以後，一再扮演著不同的角色，它可能只是一個冷靜的旁觀者或見證者，它也可能實際參與演出，但不論如何，這正代表著新竹市，乃至台灣，或是中國及全世界一段歷史演進的軌跡。所以研究十八尖山的歷史沿革，除了可明瞭歷史的興替外，也可知曉本地社會的變遷，更深一層來說，是吾人面對共同的鄉土時，一段歷史價值的追求，和人性能感情知覺的覺醒或感動，當然有其研究的重要性。更何況在十八尖山山麓的學府林立，歲歲年年，有多少青青子衿曾在此十八尖山的懷抱中優遊過、築夢過、努力過，十八尖山代表的是年少輕狂時的夢想也好，理想也罷，總是人生旅途上的一段黃金歲月，如今有許多人已經垂垂老矣，但回首前塵，對於十八尖山的那份難捨感情，卻是歷久彌新的，值得回味的，有著許多屬於自己的象徵，和述說不盡的前塵往事，所以對十八尖山的研究或許可稍解內心深處那一段年少輕狂時的戀戀鄉愁吧。

二、層巒無名與見諸史冊之始：

新竹古稱竹筴或竹塹，竹筴乃竹塹之變音，為平埔族語，究竟是什麼意思，至今已無法查考。雖然竹塹與對岸的泉州府同安縣一直是台灣海峽兩岸距離最近的地方，以竹塹港(舊港)距福州僅一百三十餘哩，較淡水近十餘哩，距廈門僅一百六十餘哩，較基隆近七十餘哩⁴，以今日的航程而言，從新竹南寮港至對岸的平壇島僅有七十二哩，不可謂不近，但盈盈一水間，卻阻斷了兩地幾千年來的交通，使得臺灣海峽兩岸一直處於「絕島中華古未通」的狀況，一直要到明萬曆四十五年(一六一七)才有官兵剿倭至竹筴港的記載，這竹筴港就是今日的新竹舊港，這也是本地區見諸文獻記載之始⁵，記載提到本地部份很簡單，只言澎湖遊兵追剿倭寇至竹筴(竹塹)港，為所敗，當時的十八尖山自然不叫十八尖山，但竹塹社人叫它什麼山則不得而知，戰事有否波及到十八尖山也不得而知，但可以確定的是十八尖山見證

4 同註2，p4

5 盛清沂，〈新竹、桃園、苗栗三縣地區開闢史〉，收入《台灣文獻》三十一卷 第四期及三十二卷第一期，台中，台灣省文獻會 p154-155

了這件官兵捉強盜的戰事，因為從十八尖山遠眺舊港，可一覽無遺，昔日如此，今日亦同。

遊船追剿倭寇的事很快的就落幕了，此地又恢復了平靜，從香山到社子溪(桃園永安漁港出海)，偌大一片土地，只住了道卡斯族的竹塹社與眩眩社兩個社而已，他們繼續在此過著優遊歲月，以鹿為經濟中心的生活，鄰近新竹平原的十八尖山，正是他們的鹿場之一，這可從阮蔡文的〈竹塹〉詩中「年年埔鹿丘陵比」得到明證⁶因為丘陵比的比字有排列的意思，也有鄰近的意思，但當時十八尖山叫作什麼山，因平埔族道卡斯人並無文字記載不得而知。

明永曆三十六年(康熙二十一年，一六八二)，十八尖山無意間正式躍上歷史舞台，這一年風傳清軍欲犯北台，以制明鄭後路，鄭克塽緊急派大軍守雞籠(基隆)、淡水，凡需軍餉，均由南部北運，因值北風盛發，海運不利，便從陸路沿途征召「土番」輸送，因「番」不堪命，而督運者肆意酷使鞭撻，遂相率殺社商，通事及往來人役，一時淡水、雞籠、南崁、後寮、新港仔、蓬山七社皆相率作亂，竹塹社亦應之。鄭克塽聞報，命左協理陳絳與宣毅前鎮葉明、右武衛左協廖進等督兵征剿，各社難當大敵，一聞進剿，各挈家遁入山中，是時竹塹社「番」一部竄入新竹東方一帶山丘之十八尖山及客雅叢林疊障間⁷，後來明鄭遣各社通事入山招撫，並命葉明等進兵谷口，剿撫並用，各社計窮乞降，其受撫者，則回原社居住，抗拒者則多竄入東邊山地，竹塹社之受撫者則由今之香山移居今之新竹市武營頭及北鼓樓街一帶形成新聚落，其反抗者匿居於今之十八尖山以東，寶山、北埔、峨眉三鄉山地，而形成以後之賽夏族，亦即清代稱之為「合番仔」者⁸。十八尖山雖然無名，卻因這場明鄭討伐原住民的戰役而成為避難地或逃亡經過之地，反而青史留名。

與明鄭討伐竹塹社的同時，有泉州同安人王世傑，年方弱冠前後，曾為鄭克

6 同註3

7 同註2，p6及註5，p156

8 同註5，p156

挾軍之運糧官，督運軍糧北上過竹塹，見竹塹埔荒土廣大，水利豐足，若一為開墾，立成肥沃田園，頗有意來竹拓墾，歸而請諸當局，果念其運糧前功，准其拓荒⁹，後因鄭氏云亡，臺灣政權變天而作罷。王氏運糧北上及回竹塹埔以馬一馳驅為墾界時，登上十八尖山的可能性極低，但十八尖山雖尚無今名，在一旁冷眼參觀，作一個歷史無言的見證者卻是有的。

康熙三十六年(一六九七)，有仁和人郁永河來臺採硫磺，由臺南府城北上，欲往北投，在其所著《裨海紀遊》一書，在路過竹塹埔時所記，本地尚極為荒涼，為洪荒未闢之區，尚無漢人蹤跡。其記載如下：

二十五日(康熙三十六年四月)兼程進，越高嶺三，至中港社，午餐前路竹塹、南崁山中，野牛甚多，每出千百為群，飯竟，復登車，道由海墘橫涉小港，迂迴沙岸間三十餘里，又得一深溪，至竹塹社，宿。溪水湍急，自竹塹迄南崁八十九里，不見一人一屋，求一樹就蔭不得；掘土窟，置瓦釜為炊，就烈日下，以澗水沃之，各飽一餐。途中遇麋、鹿、麂、麝遂隊行，非人類所宜至也。¹⁰

由此觀之，十八尖山至此時(康熙三十六年，一六九七)仍是無名(無漢名)荒山，為鹿及野牛千百為群逐隊行之地。

康熙五十年(一七一〇)前後，王世傑去而復返，以其為首的拓墾集團，入墾頭前溪和客雅溪之間的竹塹埔¹¹，本其過去與竹塹社交往經驗，開始接觸交易，並就「社番」棄地拓墾為田園，並築陂圳，墾地日廣，這是漢人大規模入墾竹塹之始，十八尖山仍是一個沈默的見證者。

康熙五十四年(一七一五)，臺灣北路營參將阮蔡文北巡路過竹塹社，曾賦詩一首如下：

〈竹塹〉

南崁之番附淡水。中港之番附後壠。竹塹周環三十里，封疆不大介其中。聲音略與後壠異，土風習俗將無同。年年捕鹿邱陵比，今年得鹿實無幾。鹿場半被流民開，蕪麻

9 同註2，p69

10 郁永河，《裨海記遊》，台北台銀文叢第44號，p22

11 施添福，〈竹塹，竹塹埔和「鹿場半被流民開」〉，《台灣風物》，79(3)：80(民國七十八年)

之餘兼菽黍。番丁自昔亦躬耕，鐵鋤掘土僅寸許。百鋤不及一犁深，那得盈寧畜妻子，鹿革爲衣不貼身，尺布爲裳露雙脾。是處差徭各有幫，竹塹煢煢一社耳。鵲巢忽爾爲鳩居，鵲盡無巢鳩焉徙？

這首寫實史詩記錄了竹塹地區在康熙五十四年時的開墾狀況，竹塹社周環三十里的埔地，已是「鹿場半被流民開」，在漢人的犁耙步步進逼及「是處差徭各有幫」的煎熬下，已令原住民竹塹社謀生困難而「那得盈寧畜妻子」，竹塹社當家作主時代，尚無漢名的十八尖山，有沒有因漢人大量入墾而有了新的地名，不得而知，但可以確定的是，做為竹塹社道卡斯人年年捕鹿邱陵比的十八尖山鹿場，卻顯然的資源逐漸枯竭而「今年得鹿實無幾」，這是竹塹社的悲哀，也是值得入侵者的漢移民省思的。

三、三臺山乎，南山乎。

在阮蔡文北巡路過竹塹，發表〈竹塹〉詩後，不過短短的六、七年間，至康熙末年，竹塹地區大致已開闢完成，而及於今之香山地區，根據新竹文獻通訊的記載，其時開闢的街里大致上有南莊二十四莊（包含大南勢、小南勢、上下沙崙、南北油車港、十塊寮、南寮等），北莊十三莊（包含樹林頭、八卦厝、金門厝、下東站、後庄、潭後；埤腳、頂竹圍等），這後庄（今之東勢里）、潭後（今之光復里）、埤腳（今之東園里）、頂竹圍（今之頂竹里）皆在十八尖山山腳附近，這時的十八尖山尚未稱為十八尖山，在這些早期的漢移民眼中，又稱它為什麼山，只有在文獻中去搜尋了。

雍正元年（一七二三），由於《諸羅縣志》作者之一的陳夢林的建議，及參予平定朱一貴事件之藍鼎元氏的大力爭取，使滿清當局漸注意及此，由是年之巡臺御史吳達禮及黃叔瓚上奏，請析諸羅縣北半線地方設彰化縣，大甲溪以北，增設捕盜同知一員，即增設一淡水廳¹²，而設廳治於竹塹。

12《大清世宗憲(雍正)皇帝實錄》卷十，八月乙卯條

淡水廳的轄區，南起中台灣的大甲溪，北至淡、蘭交界之三貂嶺，遠望坑，主要還是在北台灣，目前北台灣最早的一本志書，當推《淡水廳志》，此書成書於同治十年（一八七一），《淡水廳志》志二〈建置志〉城池項下記載如下：

廳城，在竹塹三台山下，。雍正十一年，同徐治民環植刺竹，周圍四百四十餘丈；設樓四，凡四門¹³。

由這段敘述可知早在雍正十一年（一七三三），淡水廳第一次以刺竹環植來建廳城時，是選在三台山下，這三台山究竟是今日的什麼山，若以竹塹埔（新竹平原）的地理環境來判斷的話，稱得上「廳城在三台山下」標準的，也是離竹塹城最近的山，非十八尖山莫屬，因為枕頭山空有山名，《新竹縣志》，《新竹市志》皆未把它列入山川，《淡水廳志》說它是橫斜小阜，《新竹文獻會通訊》則說枕頭山高二丈餘，長百餘丈，以今日觀之，只是較大土堆而已。

《新竹文獻會通訊》第十七號第三項：〈新竹市開拓及政區沿革〉也有相關記載如下：

雍正十一年同知徐治民卜地於三台山（似乎十八尖山）下士林莊（竹塹街舊名）建設竹塹城¹⁴由此也可找到十八尖山的舊名似乎是三台山的另一個證明。

但是，《淡水廳志》卷二〈封城志〉山川「治北之山」項下又有如下記載：

又云：東距廳治十里曰南山，在塹社（此時已遷至頭前溪北岸，今竹北市新社）南，與眩眩山形勢相屬。八十里曰三台山，生番居之 以這一段途述來看，這三台山似乎還有另一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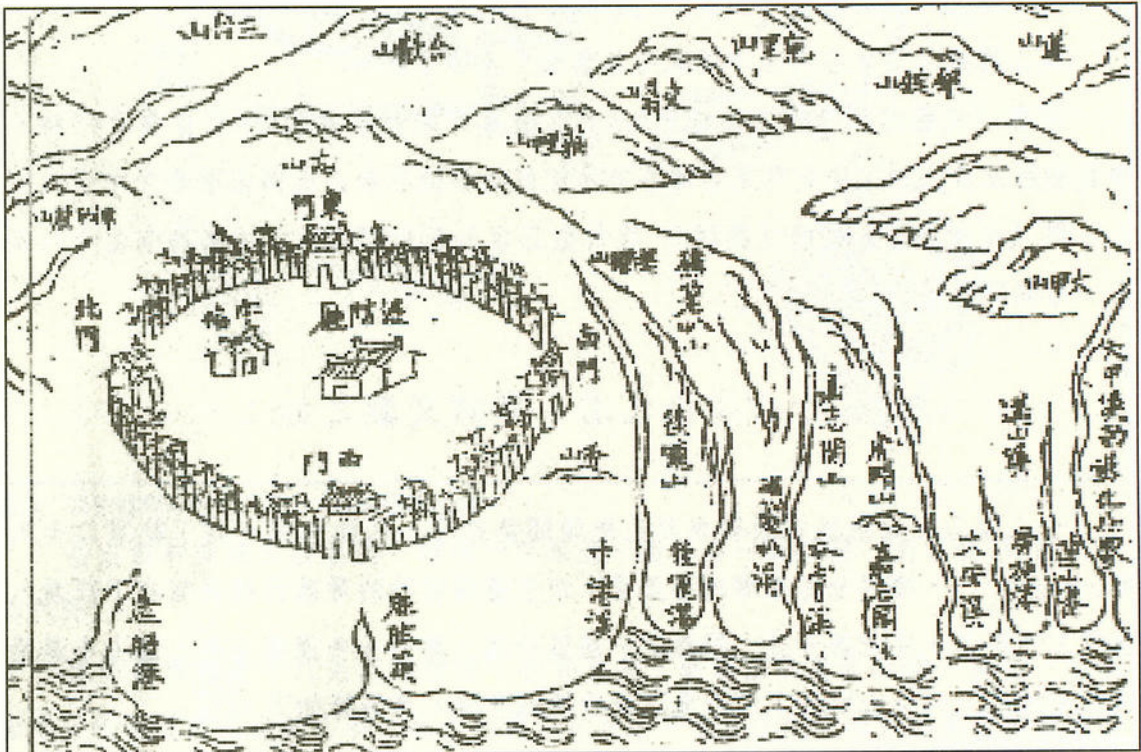
還有清代台灣官修方志，也是台灣最重要的文獻，其中與新竹地區有關的，除了上述的《淡水廳志》外，首先值得參考的，可能找出三台山，南山或是十八尖山的，當推有清一代的官修台灣府志，臺灣府修志，一共有五次，最早是康熙三十三年（一六九四年）高拱乾修的「高志」，其次是乾隆五、六年（一七四〇～一七四一）年間劉良璧重修的「劉志」，其次是乾隆十一年（一七四六）范咸重修的「范志」，最後是乾隆二十九年（一七六四）余文儀續修的「余志」。

13 陳培桂，《淡水廳志》，台銀台灣文獻叢刊第一七二號。p43

14 同註2，p6

首先看「高志」，其中與竹塹地區有關的地名或山川只得四個即竹塹社、竹塹港、眩眩山、小鳳山(今之鳳山崎山)。其次看「周志」山川及坊里，所得地名，山名依然四個與「高志」相同。其次看竹塹設淡水廳後的首部府志—「劉志」，其相關山川地名有七，即南山(在後隴、竹塹右臂)、眩眩山(與小鳳山、太平山形勢相屬，下為竹塹埔，漢人耕種其中)、眩眩溪(源發眩眩內山，合鄰仔八荖山之流為竹塹溪；西出為港，入於海)、竹塹港、鳳山溪(源發查內山西。流於小鳳山埔，入於海)、造船港(即今之紅毛港)。坊里部份與竹塹埔即今日新竹縣市地望有關者有四，即南莊、北莊、翠豐莊、貓兒錠莊。另外街市部份有竹塹街(在竹塹城內)，這裡的南山為看不出所以然來。

接下來看「范志」，其福建臺灣全圖的淡水廳圖如下(如圖二)



圖二：福建臺灣全圖中的淡水廳圖

可以清楚的看到東門以外接近廳城的南山及稍遠的三台山，在卷一（封城志）山川項下可檢視到南山與三台山相關記載如下：

南山：在廳治東十里三台山：在廳治東八十里。生番所居¹⁵。

雖然淡水廳圖的南山離城很近，圖面上看起來很像十八尖山，但是《新竹縣采訪冊》記載十八尖山在縣東南三里，顯然的這裡所謂離城十里及八十里的南山與三台山並非十八尖山，以同書（采訪冊）記載來看，離竹塹城東南十里的是金山面山或柴梳山，所以南山可能是指此二山中的一座。至於三台山離廳治八十里在番界內，《新竹縣采訪冊》中記載離縣城東五十五里的油羅山已在番界之內¹⁶，則三台山當更深入今日之尖石鄉，不知指那座山了。

至於余文儀續修的府治，其淡水廳圖及山川中的記載，有關南山及三台山的敘述，與「范志」完全一樣，就不必重複解釋，倒是《苗栗縣志》（光緒十九年哉二十年編），山川項下亦有三台山之記載如下：

三台山，俗名嘉瑤山。距城（苗栗縣城）東五、六十里。

其山高數百丈，在內山；溪東生番居之，人不可到。

同書（文藝志）亦收入謝錫光的〈三台疊翠〉¹⁸詩及曾肇楨的〈三台疊翠〉¹⁹詩，皆是歌詠三台山的，由此可見台灣各方志記載的各地三台山或南山皆非今之十八尖山，但《淡水廳志》中的「廳城」，在竹塹三台山下」中的三台中其為今之十八尖山，殆無疑義。

四、十八尖山之名，見諸文獻之始：

十八尖山山麓附近在康熙末年已陸續開發成莊，已如前述，到了乾隆二十六年（一七六一），福建分巡臺灣道楊景素，這位臺灣當時的最高行政長官在下任前，督理工所匝月，在北臺大地上構築了一條區分漢、原的土牛溝與土牛，這土牛溝通過竹塹地區十八尖山附近，經過施添福教授的考證，其路線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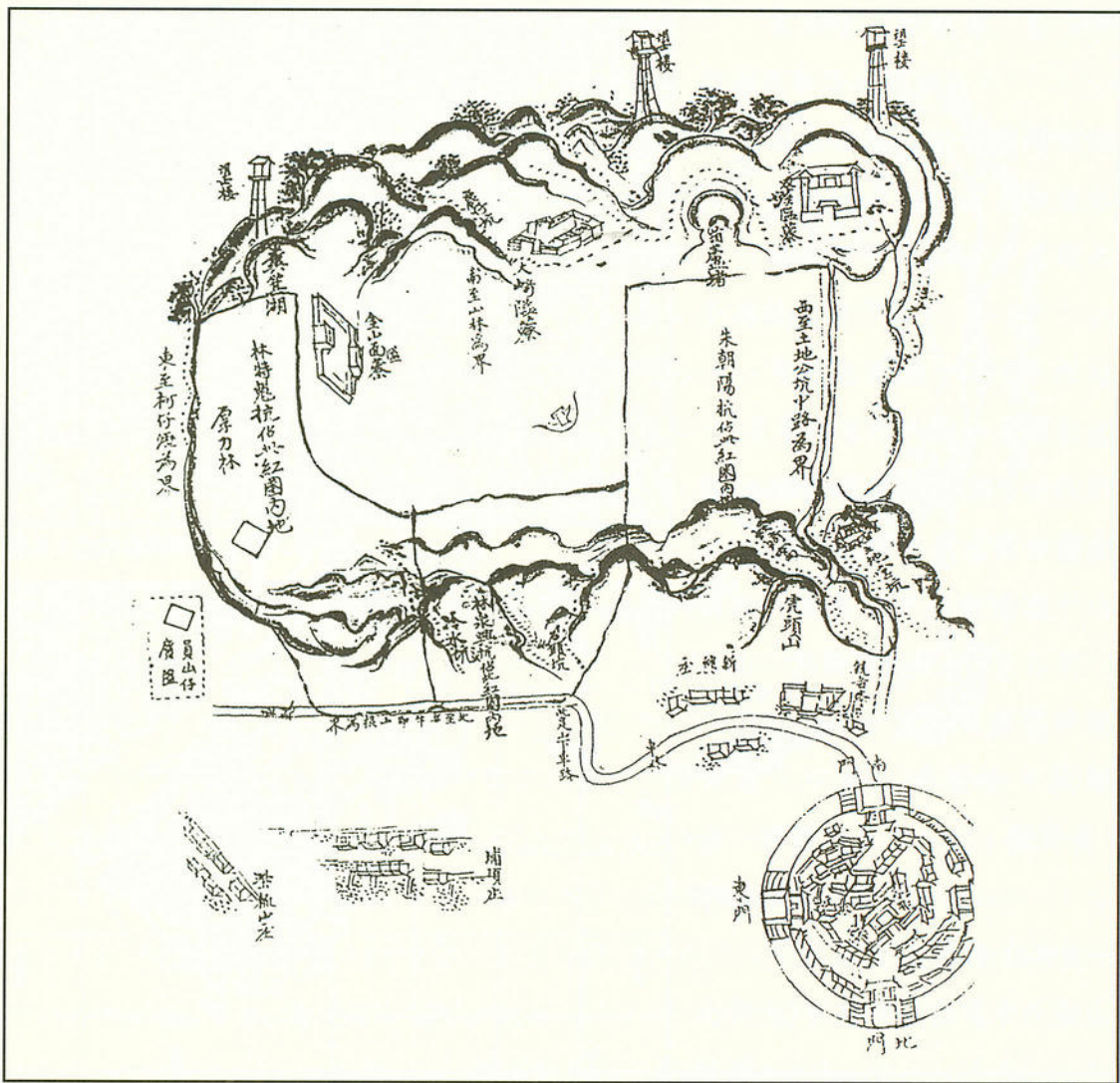
15 范咸，《重修台灣府志》，台銀台灣文獻叢刊第一〇五號。P27

16 未著撰人，《新竹縣采訪冊》，台銀台灣文獻叢刊第一四五號p18~26。

18 同註17。P240

19 同註17。P244

20 施添福，《清代臺灣的地域社會，竹塹地區的歷史地理研究所》新竹縣文化局 90.9 p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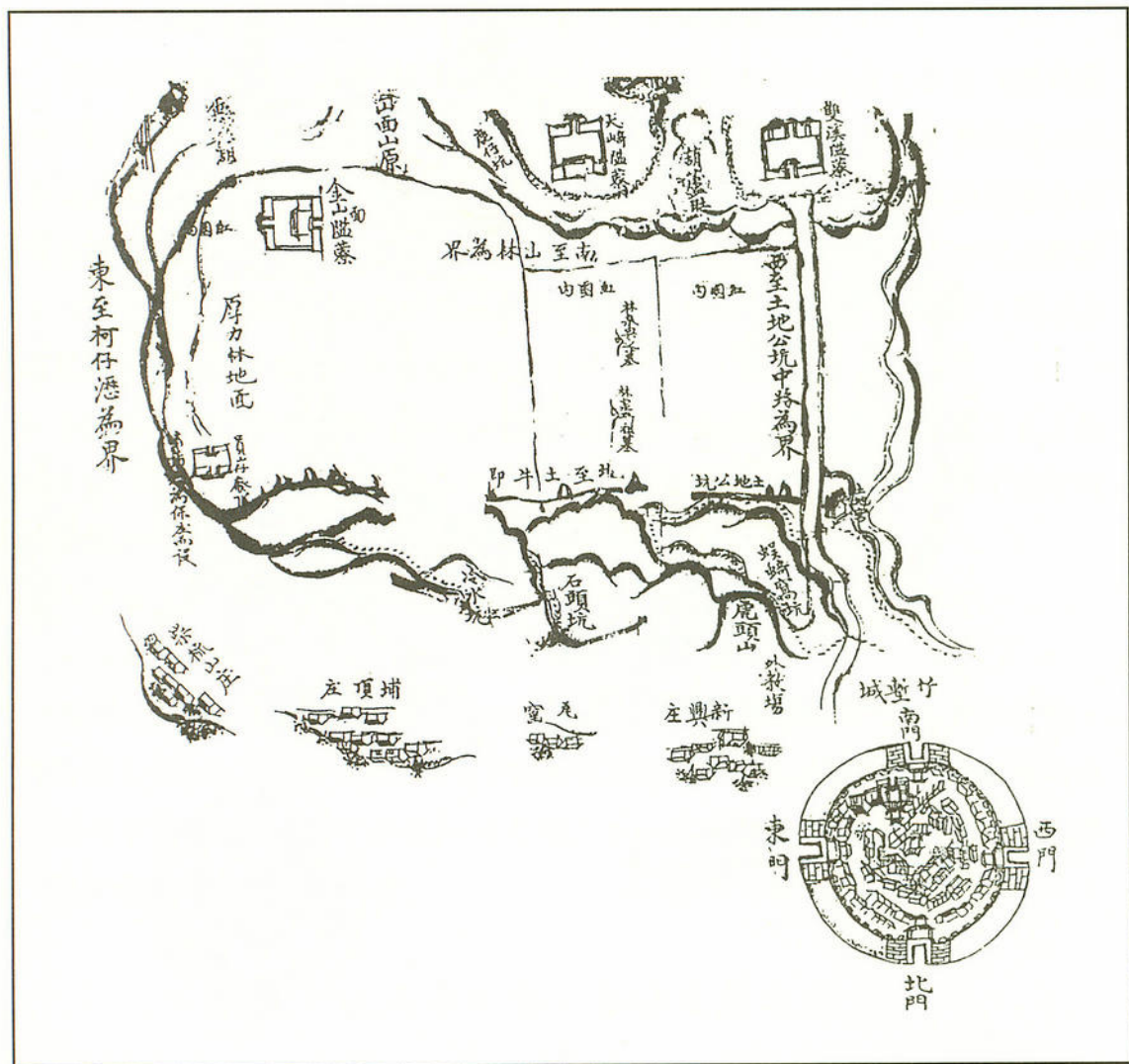


圖三：淡新檔案中的十八尖山，虎頭即其西峰。

金山面和柴梳山接壤處一埔頂一石頭坑一雞蛋面一蜈蚣窩一巡司埔(即新竹城南門外)。

這雞蛋面就是十八尖山的後坡，現為公墓，蜈蚣窩就是由北埔、寶山、金山面通往塹城道路必經的山谷，在十八尖山的左邊。原文並附上檔新檔案的古地圖二幅如下：²¹ (如圖三及圖四)

21 同註20 p78~79 17301-66及17301-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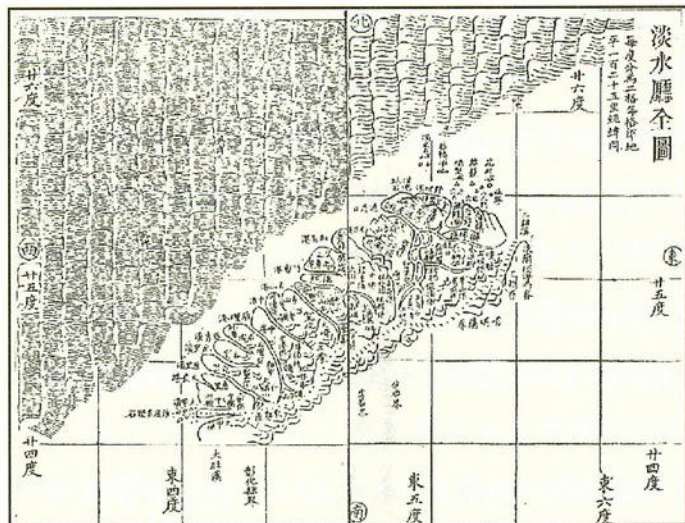


圖四：淡新檔案中的十八尖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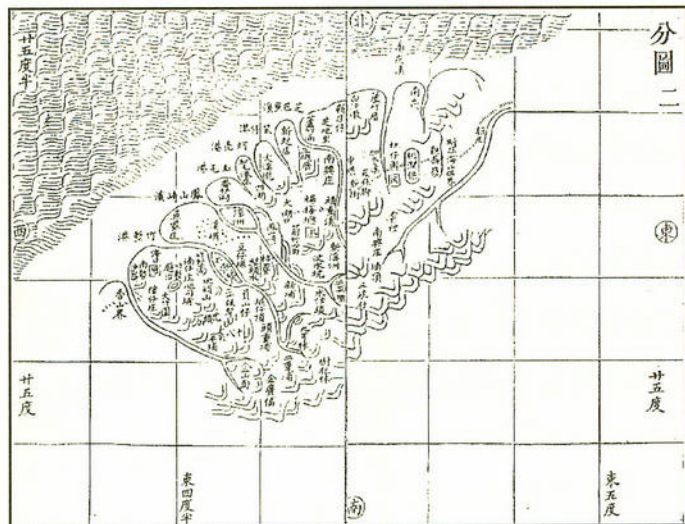
圖上的虎頭山即十八尖山的最西峰，其右邊連峰即十八尖山，但圖上仍無十八尖山之名。

一直要到同治十年（一八七一）成書的《淡水廳志》卷一圖之淡水廳全圖及分圖皆有十八尖山出現，其圖如下²²（如圖五及圖六）

22 同註13 p2、p7



圖五：淡水廳志中的十八尖山



圖六：淡水廳志分圖中的十八尖山

在同書〈封城志〉山川項下亦有如下之記載：

再由過脈崛起而雄偉者曰虎頭山，一名倒旗山；去治三里。其北曰十八尖山。虎頭之下為外較場²³

可見在同治十年（一八七一）之前即有十八尖山名稱之出現。其實在同治六年（一八六七）四月二十六日淡水同知嚴金清的一紙告示中亦出現過十八尖山，其內容如下：

照得本分府訪聞南門外巡司埔、中冢、外較場、枕頭山、虎頭山、十八尖、雞卵面均係埋葬骸骨²⁴

可見最慢在同治六年（一七六七）以前即已出現十八尖山之名。

五、清代中葉以後十八尖山的角色扮演：

康熙末年，漢移民因土地的需求，已將拓墾的腳步推向十八尖山山麓附近，到了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間，竹塹息莊佃民及紳士人等先後僉請各任淡水同知

23 同註13 p28~29

24 同註16 p135

准以香山、牛埔、內外獅山一帶山麓曠地並巡司埔、枕頭山、蜈蚣窩、雞蛋面設為義冢²⁵。其中巡司埔尾義冢即在虎頭山下²⁶，即在十八尖山的西峰腳下。道光八年（一八二八），竹塹城城工已竣，淡水同知李慎思量貧民棺柩無處寄土棲幽，諭令城工總董籌款置買，有竹塹城鋪戶郭逢茂（即郭棠棣）願將郭、陳、蘇公共開墾南勢山一帶界內埔地一所東西南北四至共二千六百九十丈捐出充作義冢，郭氏充冢之地，東自埔頂外東路起、至石頭坑止，文明五百六十丈；西土地公坑崎頂路左起、至雙溪崎頭止，文明三百七十丈；南自雙溪崎頭起；至外車路止，文明八百八十丈；北自石頭坑起，至吳奇坑（蜈蚣坑）崙透土地公崎頂止，文明八百八十丈²⁷，十八尖山就包含在這塊大冢地內，這可由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十一月十六日，新竹知縣彭遠孫的告示中看出，其敘述如下：

李前廳憲捐廉置買土地公坑以東、雙溪、大崎、金山面、十八尖山腳、蜈窩等處橫直各三千餘丈，勒石定界²⁸

由此可證明十八尖山當時已被捐為義冢。到了咸豐元年（一八五一）舉人許超英、貢生魏紹華等重行鈔案僉請淡水廳同知勒碑示禁，毋許私墾田園，混佔冢界²⁹。同治六年（一八六七），淡水廳同知嚴金清清釐冢界，親詣勘明，將侵佔冢地者，一律飭差拏辦，限令將田園陂塘填塞平復，以復義冢³⁰，並出示嚴其告示上就有十八尖三字。同樣的陳星聚的出示嚴禁告示上皆有十八尖山之名³¹，可見十八尖山在清代中葉以後一直扮演義冢的角色。《新竹縣志初稿》卷一（建置志）義塚項下有「十八尖山塚，距縣治南三里。」亦可證明。

25 同註16 p208

26 同註16 p131

27 同註16 p13528 同註16 p138

29 同註16 p208

30 同註16 p132

31 同註16 p136~137

六、文士眼中的十八尖山：

竹塹為北臺重鎮，一向文風甚盛，人才輩出，各領風騷，可惜歌詠十八尖山之詩詞傳世者，僅覓得兩首，其一為竹塹名人，亦是潛園主人林占梅之〈登十八峰感懷〉：

平居每覺人情逼，到此方知地步寬；遠水迢遙疑匹練，亂雲重疊似層巒；一輪斜照山川現，九月高秋草木塞；北望神京惆悵久，中流何日靖狂瀾³²。

林占梅性豪邁，好交友，工詩書，精音樂，家資富冠一鄉，同治元年（一八六二）戴潮春事件爆發，淡水廳同知秋日覲殉職，彰化、大甲皆陷、後壟、中港附之，一時人心惶惶，幸賴占梅傾家紓難，籌團練，備器械，修城濠，後更親率二千精銳南下平亂，挽狂瀾於既倒；此詩大約成於南征之前，此詩寫登十八尖山遠眺之景，再感時書懷，惓惓愛國愛鄉之情，自然流露，躍然紙上。

21

還有一首是陳朝龍的〈十八尖山〉（在新竹縣南外城）

竹邑鍾靈秀，層巒十八環，來龍綿五指，垂象擬三山。地想登瀛勝，松疑入夢閒。洞天符半數，羅漢列全班。紀瑞呼嵩屨。言遊歷級還。峰增巫峽算，曲並武夷攀。雉堞臨城市，螺痕聳髻鬟。名公方載筆，累牘不須刪³³。

陳朝龍，即陳廣文或陳子潛，為新竹縣廩生，工詩文，為竹梅吟社之詩友，經常載酒吟詩，極一時之樂。曾受聘修纂《新竹縣志》（即今之《新竹縣志初稿》）兼主明志書院講席。陳氏此詩先形容十八尖山之形勢，再寫其山林之勝與景趣之佳，甚為貼切難得。陳氏之（竹塹竹枝詞）尚有一首與十八尖山之西峰一虎頭山有關的，亦錄之如下，以為參考：

32 諸家，《新竹縣志初稿》卷六（文徵），台銀台灣文獻叢刊，p25333 新竹縣文獻會，《新竹文獻會通訊》第十五號，新竹縣文獻委員會，43.6 p5

33 新竹縣文獻會，《新竹文獻會通訊》第十五號，新竹縣文獻委員會，43.6 p5

34 同註2，p9

姊妹相邀出郭門，清明上塚款溫存；虎頭山下草茸茸，一半弓鞋印淚痕（虎頭山在南城外。清明日，婦女招魂掃墓者多）³⁵。

此詩亦可證明十八尖山，虎頭山一帶，在光緒年間仍為絲草茸茸的墳場。同時在十八尖山山腳下亦已形成一個有十七戶及丁口七十人的「十八尖山腳莊」³⁶。

七、義軍與日軍新竹城攻防戰中的十八尖山

光緒二十一（一八九五），乙未割台，日人佔領台北後南攻新竹，日軍叛井支隊長攻佔新竹北方，佔領金山面，安置機關（炮）於高地，從東北進攻新竹城，新竹知縣王國瑞、遊擊廖裕勝從北門出走，總兵及義軍亦各向南撤去，日軍攀登城牆，從東門入城³⁷。

六月初四日（陽曆七月二十五日），署臺灣府黎景嵩以副將李維義代楊載雲領新楚軍，抵中港，進紮頭份。初黎到任後連遣兵攻新竹。傅德陞紮十八尖山攻南門，力可及新竹城內。楊統領楚軍攻北門，鄭以金攻西門，以及徐驥等苗勇三面環攻³⁸。

洪棄生的《瀛海亡僑記》卷上亦有義軍反攻新竹城的報導如下：

丁巳（十七日）夜，我軍三路進，傅德星自東門，陳澄波自西門，吳湯興自南門，楊載雲繼後策應，徐驥、姜紹租各從間道先進。載雲出牛埔、會湯興軍，攻南門不入，合德星軍從東南路進。日軍先據城東二、三里之十八尖山，則下山邀截。湯興軍熟山谷路，亟先應戰，載雲、德星左右。進，日軍憑山發槍，我軍先後奮進，爭上奮其山，自山上發抬槍，彈丸及城中。日軍發大炮，我軍伏避，十八尖復為日軍據，我軍或從山後東徑擊其腰，日軍後退山下。一上一下，如是者數次。新

35《割台三紀》，（讓台記），台銀台灣文獻叢刊第五七號，p53

36洪棄生，《瀛海僑亡記》台銀台灣文獻叢刊第五九號，p9~10

37同註35。

38同註35。

竹人從屋上觀，錯愕歎兩軍壯烈……姜紹祖之進也，從山中道越十八尖山至新竹東門。將奪城，城上兵吹號發槍，城下軍驟至，紹祖所部二百餘人衝為兩段，一段奔潰，一部從姜紹祖入枕頭山竹林中黃谷如空廬。日軍追逐前段軍，未遑躡紹祖。枕頭山者，十八尖山下平坡也，距東門一里。紹祖望見十八尖山之戰，則從屋上發槍擊山半敵軍。敵始棄所追，集兵來圍之。紹祖欲出戰，而義民中有膽怯者阻之，相距至夕，槍彈盡，敵軍齊入，紹祖與七十人皆被擒，敵軍不知誰為首，殺二十人，餘囚之，而紹祖自絕死³⁹...

由上述敘述觀之，本為義冢的十八尖山，因其為距城最近的險要之處，竟成新竹城之戰的兵家必爭之地，兩軍相爭，一上一下，如是數次，姜紹祖還因反擊攻十八尖山之敵軍而壯烈犧牲，可惜歸葬北埔，來能使十八尖山青山有幸埋忠骨，再添一段佳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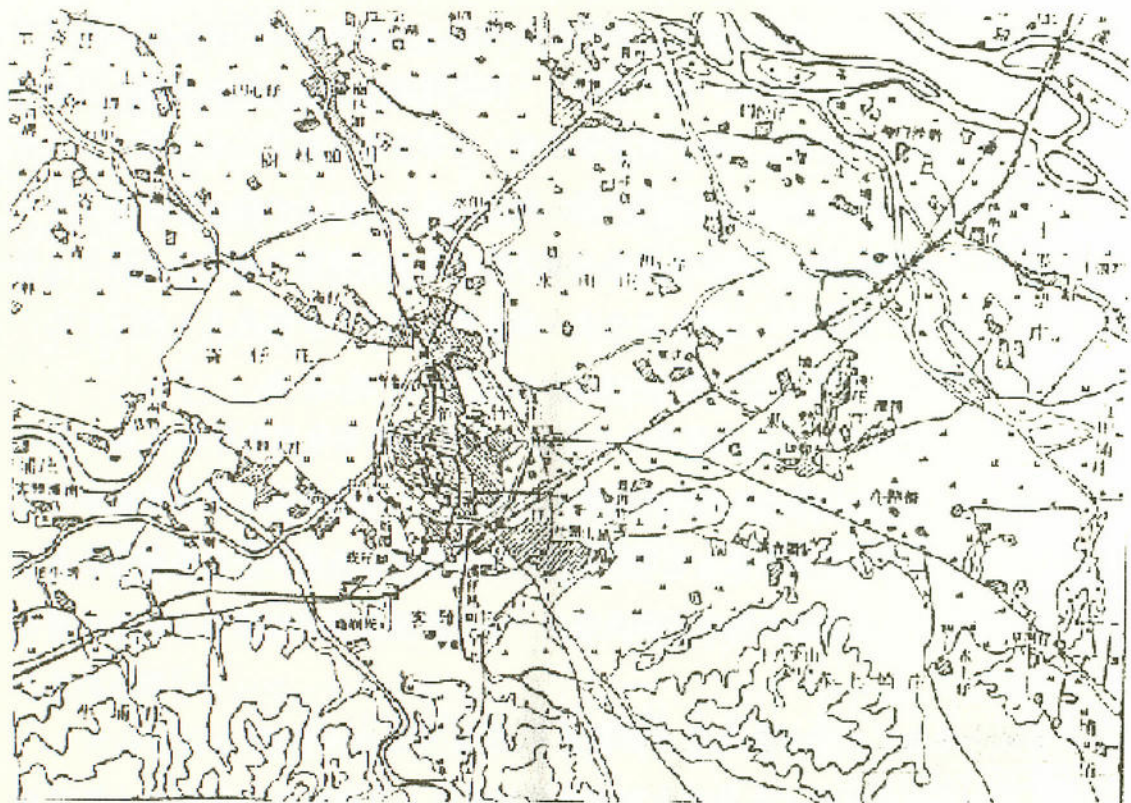
八、日人統治下的十八尖山：

明治二十八年(十八九五)日人治臺後，又先是實施土地調查，並完成臺灣第一份有等高線的地圖—台灣堡圖，當時的十八尖山如附圖七，又於明治二十八年(一九〇五)五月九日樹立新竹市之市街計劃，至明治四十二年(一九〇九)以五個年間，擴展路面及改修工事，包括街路、公園、綠地、排水溝等，由其翌年至大正四年(一九一五)，六年間為第一期事業，又再越年且起至大正十二年(一九二三)為繼續事業⁴⁰。

明治四十年(一九〇七)，也就是日人統治臺灣後的第十二年，十一月十四日深夜，偏處新竹內山與原住民犬牙相錯的北埔內大坪，爆發了震驚全臺的北埔事件，駐守在內大坪的隘勇與原住民合作起義抗日，襲擊當地日警分遣所。隘勇監督所以及換番所與附近日本民眾，共擊斃三十二人，擊傷五人，次日早晨又奇襲北埔

39 同註36。

40 同註2.p2841。



圖七：日人統治初期的新竹街，十八尖山在正下方。資料來源：台灣堡圖

支廳，殺死支廳長渡邊龜作以下日本人男女小兒合計二十四人，兩日合計五十六人⁴¹。

北埔事件所以比原訂時間提早一天發動，至今北埔民間尚有戲劇性傳說：以為領道人蔡清琳已經和南庄、北埔、樹杞林(今竹東)、咸菜甕(今關西)的同志們約好，以烽火為號誌，不料在十月十四日夜，十八尖山附近的稻草棚突然失火，內大坪地處高山，見火光就一齊衝殺下山，可是其他地方尚未行動，以致失敗。⁴²(一說在十八尖山烽火臺旁的牧童，於烤蕃薯時，誤燃烽火臺之稻草，剎那間大火濃煙頂起，引起遠在五指山腰一帶的隘勇提早行動)⁴³雖是民間流傳的口碑，沒想到十八尖山的一場大火，竟是點燃北埔事件的那一根「番仔火」。

41 楊鏡汀，〈〈內豐浩劫〉〉作者自行出版71.12.9 p53-66 p194。

42 同註41。

43 廖景淵，〈北埔記事-荒山忠魂〉，〈〈重估北埔事件的歷史評價〉〉，中華客家臺灣文化協會.86.11 p94。

大正十二年(一九二四)，官民合同建立十八尖山之東山公園，又名森林公園，乃就聳立市街東方之十八尖山一帶，包容面積四十萬坪之廣闊地域建立遊覽公園，其規模宏大，松柏、楓樹、相思等森林蒼蔚，有循環汽車路及展望亭，俾資市民清遊⁴⁴。

大正十四年(一九二五)，新竹州立中學(今國立新竹高中)位於十八尖山麓之校舍竣工，從原址(今新竹女中)遷入十八尖山下。昭和三年(一九二八)十一月，新竹街自來水工事竣工，其水源地即設在省商附近之十八尖山腳下。昭和四年(一九二九)十月十七日，十八尖山公園之三十三尊石觀音舉行開光典禮。昭和七年(一九三二)，開設新竹州林業試驗所於十八尖山地帶，昭和十五年(一九四〇)，設立新竹州立新竹商業學校，五月一日假新竹第一公學校舉行開學典禮。⁽⁴⁵⁾該校位於十八尖山之山麓，緊鄰新竹中學，原址為新竹之競馬場，有六畝餘的大運動場，景色頗為清幽。

昭和十六年(一九四一)十二月八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殖民地臺灣，無可逃避的捲入戰火，戰事末期，空軍新竹基地被日本人選為日軍神風特攻隊的基地，與宜蘭、臺中、臺南並列為四大基地，且為起飛攻擊架次最多的基地，日人為了防止美軍登陸而擬定焦土抗戰計畫，十八尖山又身不由己的被捲入這場時代的悲劇，日本軍在十八尖山開鑿了大量的山洞，建立防空要塞於山中把重要的機器與設備都送進山洞，並禁止遊人涉足，準備與美軍展開一場殊死戰，美軍經常轟炸新竹，其空照圖如附圖八，可見右下角的十八尖山，民間口碑相傳，還繪聲繪影的說，日軍同時也把一批重要的財物與黃金，也送入山洞保護，是否真有其事，則尚得考證。

九、臺灣光復後的十八尖山：

民國三十四年，臺灣光復，十八尖山的軍事設備，由軍方接收進駐，主於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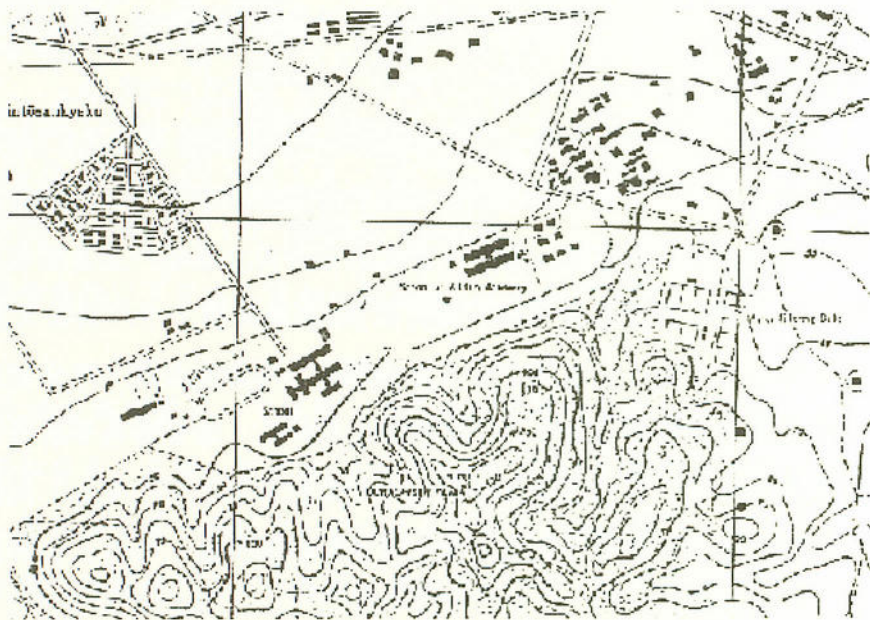
44 同註2 p32

45 黃旺成，<<臺灣省新竹縣志>>卷二，大事記，p61~74

防範中共武力犯臺，所以十八尖山，尤其是它那各自成群的許多山洞，又肩負了保衛臺灣的重責大任，又無奈成為軍事體系的一環，有些洞口用油漆漆上「嚴禁進入」的醒目紅字，大部份是做為防空避難用，也有些為彈藥庫或指揮部，軍方也曾在新竹高商的後方山洞，鋪設水電管線，但在軍方人員走後，大部份的山洞由於沒有維護，不少土洞崩塌，再加上人跡罕至與山洞的潮溼及陰森恐怖，更令人望之怯步。

到底十八尖山的山洞有幾個，通往何處，不要說一般人，連新竹市政府也沒有標準答案，根據聯合報2002年十月七日的報導，新竹市府機要祕書張本賢曾於六月底組隊深入十八尖山山洞洞相連，上下相通的防空洞與山洞，探勘隊成員包括建設局長吳宗錕，交通局長郭振寰，有意將之規劃為山洞博物館，做為攬勝新景點，以拓展觀光。

一行人先後踏勘了新竹高商，培英國中及寶山路後方的山洞，發現部份土洞成了蝙蝠的棲息地，有些洞深三百公尺，有的山洞有多達五處的出口。山洞各自成群，每一群自成體系，洞洞



圖八：美軍轟炸新竹之空照圖，正下方即十八尖山。

相連，最小的群洞出口有三個，部份是土洞，也有水泥牆面的洞。

最完整的洞穴群，位於寶山路一帶的山區，獨立於前山公園步道之外，數量較新竹高商後方的前山數量更多，以洞為家的蝙蝠，體型也更壯碩，還有不少虎頭蜂。

民國四十年(一九五一)，新竹市立中學將原孔廟兩側土地及後面教室，賣予商人改建店舖，籌得款項一百六十萬元，遷建新校舍於十八尖山西峰的虎頭山下，後改名竹一中，今則改名建華國中。除了前述日治時代建立的新竹高中、新竹高商，加上建華國中外，十八尖山山腳下先後又成立了竹二女(今培英國中)、交通大學(今博愛校區)、清華大學與工業技術研究所(日治時期的瓦斯研究所)、沿著光復路、學府路、博愛路連成一氣，成一新興文教區。

民國四十二年(一九五三)十一月十日，新竹市公所以建土字第二三三一八號備案施行「新竹市都市計畫」，其公園與園林大道部份，公園已計畫十處，已完成者二處，其第一號東山公園又名森林公園，乃就聳立市街東方之十八尖山一帶，包容面積四十萬台坪之廣闊地城⁴⁶.....

民國四十五年(一九五六)，新竹縣政府公佈「新竹都市計畫」，此計畫一直沿用到民國七十年，其特色是對市區內各種機能的土地利用做分區規劃，其計畫區之南部丘陵地區，青草湖區劃為風景區，面積有243.80公頃，十八尖山地區劃為公園，其餘則劃為無設定區，面積有214.05公頃⁴⁷。

民國五十一年(一九六二)四月十日，新竹市十八尖山開闢為遊覽區⁴⁸。民國五十四年(一九六五)十一月十二日新竹縣各界在風景區十八尖山最高峰，舉行國父百年誕辰紀念亭破土典禮⁴⁹。就這樣歷年來在市政府的整理維護下，使得十八尖山遍山綠樹成蔭，沿途瀝青路面平整，鳥語蟲鳴，空氣清新，已成新竹市民每天運動休閒的最佳去處。

十、結論

綜合以上對十八尖山的探討，回首漫漫來時路，我們可以發現在漢人入墾竹

46 同註2 p32

47 李正萍 <<新竹市志>>，〈市街篇〉，新竹市，新竹市府. 85. 3. P326

48 未著撰人，<<續修台灣省新竹縣志大事記稿>>，新竹縣府. P54

49 同註(48)p67

塹地區之前，十八尖山是道卡斯族竹塹社年年捕鹿丘陵比的鹿場，也曾是受到明鄭官兵征討時的亡命之路。漢人大量入墾竹塹埔後，放眼鹿場，盡成良田，竹塹社人早已是「番」不聊生了。

雍正十一年(一七三三)，漢人在十八尖山(三臺山)山下建城，竹塹社人還「乞丐趕廟公」的被漢人趕出城外定居。乾隆二十六年(一七六一)，一道人為的漢、「番」分界線——土牛溝悄悄的穿過十八尖山後坡的雞卵面及西側的蜈蚣窩一帶，出此一步即為化外，所以當時十八尖山後坡一帶又有現代「國境線」的味道。

等到漢人拓墾腳步向內山的清朝中葉起，十八尖山一帶又畫成義塚，此後一直到清末，除了一度成為義軍與日軍新竹城攻防戰的主戰場外，一直都是處於「獨留青塚向黃昏」的狀況。日人治臺後，起先十八尖山被規劃為森林公園，二戰末期又成日軍防守新竹的要塞區，十八尖山是閒人勿近，國軍接收以後才略有改善。

臺灣光復後，十八尖山山腳下陸續成為學府林立的新興文教區，而十八連峰本尊又被市府經營得山幽林清，花木扶疏，成為市民運動、休閒的最佳場所。今後十八尖山的發展，假如能對其究竟有多少山洞，做個完整調查，並加以整理維護，將之做為「山洞之旅」的主題性規劃，定可增加十八尖山的休閒旅遊與歷史價值。

參考書目

- 陳國川，《新竹市志》，〈地理篇〉，新竹市，新竹市府。民國85.3
- 陳培桂，《淡水廳志》，台銀台灣文獻叢刊第一七二號
- 盛清沂，《新竹、桃園、苗栗三縣地區開闢史》，收入《台灣文獻》三十一卷第四期及三十二卷第一期，台中，台灣省文獻會
- 郁永河，《裨海記遊》，台北台銀文叢第44號
- 《大清世宗憲(雍正)皇帝實錄》
- 范咸，《重修台灣府志》，台銀台灣文獻叢刊第一〇五號
- 未著撰人，《新竹縣採訪冊》，台銀台灣文獻叢刊第一四五號

施添福，《清代臺灣的地域社會，竹塹地區的歷史地理研究所》新竹縣府文化局 90.9

諸家，《新竹縣志初稿》，台銀台灣文獻叢刊第六十一號

《割台三紀》，〈讓台記〉，台銀台灣文獻叢刊第五七號

洪棄生，《瀛海偕亡記》台銀台灣文獻叢刊第五九號

楊鏡汀，《內豐浩劫》者自行出版71.12.9

廖景淵，〈北埔記事-荒山忠魂〉，《重估北埔事件的歷史評價》，中華客家臺灣文化協會.86.11

黃旺成，《台灣省新竹縣志》二，大事記

李正萍 《新竹市志》，〈市街篇〉，新竹市，新竹市府. 85. 3.

未著撰人，《重修台灣省新竹縣志大事記稿》新竹縣府

新竹縣文獻會，《新竹文獻會通訊》第十五號，新竹縣文獻委員會

新竹縣文獻會《新竹文獻會通訊》第0一七號，新竹縣文獻委員會。

民國43.12.30

施添福，〈竹塹，竹塹埔和「鹿場半被流民開」〉，《台灣風物》，39(3)：
80(民國七十八年)